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成果報告
☐ 期中進度報告

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與變化：理論之修正與檢驗
(2/2)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3-2413-H-030-001-SSS

執行期間：93 年 8 月 1 日 至 94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利翠珊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一、前言

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取向的影響，國內有關婚姻關係的研究偏好從「權力與衝突」和「愛與依附」兩大類去探討，有研究婚姻衝突的因應行為、化解方式、影響歷程的諸多研究(李良哲，1996，1997；劉惠琴，1996，1999；伊慶春、楊文山、蔡瑤玲，1992)，也有從情感的議題著手，探討兩性或夫妻間的愛戀、親密與性(李美枝，1996；杜仲傑，1990；曾文志，1996；利翠珊，1995，1997，1999)。這些研究雖然多數採用西方的理論、方法、乃至測量，卻也或多或少指出了西方研究在解釋華人婚姻現象上之不足。其中，中國婚姻的家族色彩以及傳統文化重「角色」輕「情感」的特性是兩項經常被提到的觀點。

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近年來論及華人文化傳統對婚姻關係的影響時，許多研究者傾向從父權宰制的觀點來解讀婚姻中女性受壓迫及情感壓抑的部分，指出父系社會的規範深深影響著婚姻關係（黃曬莉，2001；利翠珊，1995；劉惠琴，1999）。這些研究對於理解本土婚姻中男尊女卑的現象，以及夫妻之間間接迂迴的表達方式，確實有著重要的貢獻。然而，若拋開傳統中「吃人的禮教」，以及「父權的壓抑」，華人文化對夫妻關係的建立，是否可能有著正面的貢獻？在西方社會離婚率高漲，人們對婚姻失去信心的同時，是否有一些不同的切入點，以提供我們另一種思維？這是在探討華人婚姻關係時，不能不問的問題。

事實上，近年來西方學者出於對愛慾式親密關係之不信任，已陸陸續續提出多種反思。例如，著名的社會學家紀登思(A. Giddens)即主張放棄擁有、忌妒、失落之類的浪漫情懷或佔有式慾望，而支持以「協商」的方式來實現「愛」與「照顧」(周素鳳譯，2001)，而傑密森(L. Jamieson)在談論親密關係時，則將其區分為「揭露式」親密關係與「沈默式」親密關係，前者重在深知與了解，而後者則包含了關愛，照顧、分享等多種親密的方式。Jamieson認為，在揭露式親密關係被美化的同時，不應低估沈默式親密關係的重要性（蔡明璋譯，2002）。

也有學者主張不應過度著眼於婚姻問題的修補或解決，而應以正向的角度尋找婚姻中的力量。這類現象一部份可從對長期快樂婚姻的研究（Reedy, Birren, & Schaie，1981；Weishaus & Field，1988）中窺知，另一部份則表現在諸多探討危機中仍能正向因應環境挑戰的研究上。學者們以「韌性」(resilience)來稱呼這種逆境中求生的力量（Garmezy，1991；Patterson，1991；Rutter，1987）。

二、研究目的

「韌性」的概念對國內實務工作者並不陌生，一些協助受虐兒童、雛妓、受暴婦

女的機構往往可以從他們的案主身上看到這種力量，但是其所關心的對象往往侷限於個人（楊慧萍，1998），並未擴及家庭中的其他系統，至於相關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

研究者在 91 年度的計劃中，曾經針對學齡前身心障礙兒童家庭中夫妻的付出行為與情感關係進行研究，從文獻的回顧及與研究對象的接觸中，似可窺知這些遭逢婚姻重大挑戰的家庭中，雖然有婚姻壓力上升，夫妻互動降低的情形（Kazak，1986），但也有因而更能共同分擔責任、相互扶持的現象，頗符合西方研究中所得出的結論：這些家庭雖然有較多的婚姻苦惱（marital distress），卻未必有較高的離婚率（Sabben & Leventhal，1984）。而該研究的結果也顯示，育有身心障礙兒童的夫妻確實是有壓力的，他們擔心孩子的發展與適應，也有來自個人情緒，生活適應與夫妻關係的壓力；在這些壓力之下，夫妻對婚姻關係的滿意度會受到配偶在親職角色上的分工與支持行為的影響，患難中的支持行為對提高夫妻的婚姻滿意度有加乘的效果。

基於上述的研究經驗，研究者假設，雖然華人社會重家族輕婚姻，但是婚姻中的「韌性」應仍有存在的可能性，且這種可能性不僅存在於遭逢變故的家庭中，在家庭生活週期的轉捩點，或個人生活的逆境中，都有可能出現婚姻韌性。在一篇新近發表的文章中，研究者曾經以「夫妻恩情」的概念指出華人婚姻在「親密」的概念之外的另一種內涵（Li & Chen，2002）。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則希望在華人婚姻所展現的情感特色之外，進一步去看逆境的挑戰，以華人的堅忍特色回應西方的韌性概念，探討華人夫妻如何在婚姻生活的考驗下，經歷新舊價值的洗禮，從傳統中再生。

三、文獻探討

（一）韌性研究的歷史軌跡與方向

韌性是在逆境中仍能過得好的一種現象（Patterson，2002），在人類的歷史當中，這種經驗並不罕見，一些勵志小說、文集所描繪的突破困境、獲取成功的故事，均可視為韌性存在的例證。然而，儘管韌性的存在是人類普世的現象，韌性研究的歷史卻不算長，根據 Luthar、Cicchetti 與 Becker（2000）的說法，韌性的概念形成應可數溯及美國 1970 年代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關研究，當時雖然並未直接針對韌性進行研究，但研究者已從對精神疾病病理的了解擴大到對患者社會能力的注意。研究者也漸漸發現，這些精神病患的現象，這些精神病患的孩子們當中，確實有一些人表現出逆境求生的韌性現象，因而擴大研究不同種類疾病所帶來的不利（disadvantage）及相關風險（risk），並尋找保護的力量（protective forces）。

在心理學的領域中，韌性的研究追尋上述的軌跡持續邁進，所關心的多為個人，特別是在不利環境中長大的孩子，面對逆境時所展現出的特質。相關的文獻回顧可參考 Kaplan（1999），Luthar、Cicchetti 與 Becker（2000），及 1993 年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第五期特刊。

在稍後的時間點上，家庭研究的學者們也開始注意到韌性的現象，不同的是，他們以「家庭」為單位，試圖了解為什麼有些家庭能遭逢巨變卻屹立不搖，有些家庭則否？這些相關研究以發展家庭壓力理論著名的學者 H. McCubbin 及其研究群為代表，他們從一系列有關越戰期間軍人家庭調適的研究出發，發展出家庭壓力、因應、韌性等理論 (McCubbin, Cauble & Patterson, 1982)，並根據家庭所展現出的社會關係及工作表現將家庭依其韌性特質進行分類 (McCubbin & McCubbin, 1988)。

不論是心理學或家庭科學，在最近的研究中，學者們都開始注意到以特質作為韌性的定義有其不當之處，因為韌性並非一個靜態的、不變的狀態，它可能此刻表現在某一種功能上，之後再表現於其他功能上 (Patterson, 2002)，因而將焦點從尋找韌性的保護因素 (protective factors) 轉移到了了解保護歷程 (protective process)；也就是說，不再重視是「什麼因素」促成正向的結果，而改問「如何」促成正向結果。學者們並且建議以「韌力」(resiliency) 來表示靜態的特質，而以「韌性」(resilience) 一詞來指稱動態的歷程 (Luthar, et al, 2000)。至此，韌性被定義為一種「歷程」已大致確立。

然而，以歷程的觀點來看「韌性」，仍然存在著許多困難。除卻歷程研究中的變動因素難以掌握之外，研究者也認為若未能掌握韌性發展過程中的多重脈絡，研究難以有所進展 (Luthar, et al, 2000)。甚至有學者主張韌性的概念與「正向調適」(positive adjustment) 重疊，為求概念名稱的簡約，不如去除 (Tarter & Vanyukov, 1999；引自 Luthar, et al, 2000)。不過，在回顧了相關研究之後，Luthar 等人 (2002) 提出三項辯駁。首先，不同於「正向調適」的概念，韌性所展現的是一種超越一般性期待的抗力，它所具有的堅強不屈之特性相當明顯。其次，許多研究都顯示「韌性」存在的先決條件與「正向調適」有所不同，例如：對貧窮孩子提供的某些教學協助比對一般孩子的協助更有效，顯示貧窮的環境似乎會孕育某種韌性。最後，韌性的研究提供了有關危機個人或家庭的豐富資料，與「正向調適」研究的中產階級樣本正好可形成互補的作用，有其獨特的貢獻。Luthar 等人進一步建議未來韌性的研究應朝整合的、多學科的取向前進，不但重視歷程的描繪，也要注意人生發展不同階段的韌性。

針對韌性研究的檢討，家庭研究學者 Patterson (2002) 指出，釐清主要變項的概念與操作定義仍是韌性研究必須處理的問題，發展並檢測相關歷程模式將有助於進一步確認韌性在人生發展階段與家庭生命週期的變動性。由於家庭在逆境中對意義的建構是形成韌性的重要歷程，她特別呼籲以質化研究的方式去尋找意義建構的主觀性，以釐清韌性的形成與變化。

(二) 個人韌性、婚姻韌性與家庭韌性

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韌性的研究可溯及兩個源頭，心理學的研究重視險惡環境

下個人的生存，家庭科學的研究則將焦點放在家庭的生存。看起來這是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徑，事實上，在許多情境中，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舉例來說，對在暴力家庭中成長的孩子來說，他/她所展現的韌性，必須以家庭帶給他/她的風險為前提；而一個堪稱具有韌性的家庭，亦可能是以孩子具有高風險因子為先決條件（例如身心障礙孩子的家庭）；更有些時候家庭的韌性是孩子或其他家人是否能形成韌性的重要因素。

在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決定研究的分析單位就顯得格外重要。Patterson(2002)曾借用 Masten 與 Coatsworth (1998) 對個人韌性的考量作為決定家庭韌性的標準，本研究則將其轉換為婚姻韌性的界定標準。首先，婚姻韌性的成立必須要有一個夫妻層面的結果 (a couple-level outcome)，如此方可評估夫妻是否有能力達到此目標；其次，夫妻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必須存在著某些失敗的風險 (risk of not be successful)；最後，必須能指出一些避免失敗的保護機制 (protective mechanisms)。

就夫妻層面的結果而言，婚姻研究最關心的大致有兩點，一是婚姻的穩定 (marital stability)，一是婚姻的品質 (marital quality) (或滿意、快樂、適應...等) (Lewis & Spanier, 1979)，符合這樣的界定方可進一步去了解夫妻韌性的形成。

有關夫妻關係中所存在的風險，家庭生活週期理論及家庭壓力理論作了很好的說明。家庭生活週期理論將夫妻進入婚姻之後的家庭生活分為新婚建立期、育子期、學齡前期、學齡期、青少年期、子女離家期、空巢期、老年期等八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的開始，夫妻都會經歷轉變的壓力與風險，且各個階段均有其待完成的任務與挑戰 (Duvall, 1977)。家庭壓力理論則是將家庭中可能存在的壓力分為常態的 (normative) 與非常態的 (non-normative)。常態性壓力即是指家庭生活週期轉換的壓力，而非常態性壓力則是指失業、疾病、死亡、離婚、外遇...等突然的壓力 (McCubbin, Cauble & Patterson, 1982)。

至於避免婚姻失敗的保護機制，研究上雖未曾清楚指出，但多年來西方研究一致指出有效的溝通是婚姻滿意的重要指標，其他還包括一些婚前相處的模式、婚姻角色期待與承諾、衝突處理等因素 (Lewis & Spanier, 1979)。不過這些因素的提出主要是基於對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研究，僅能視作影響婚姻滿意的因素，並不能真正稱為帶領夫妻渡過風險的保護因子，至於實際的運作機制更不明朗。

反而是在一項針對身心障礙家庭的研究中，Patterson (1991) 所指出的家庭系統九大特徵教能說明夫妻面對逆境所需的保護因子。這九項特徵分別為：平衡家庭需要與疾病、維持清楚的家庭界限、發展溝通能力、賦予情境正向意義、保持家庭彈性、維持對家庭的承諾、主動因應、維持社會關係，及與專家發展合作關係。

在後續的研究中，Patterson 和 Garwick (1994) 進一步指出，賦予情境正向意義是家庭韌性形成的重要歷程，而意義的形成包含了三個層次，即對情境的解釋、對家庭的認同，以及對世界的正向觀點。她認為，家庭若能改變、創造並分享這些意義，

將是形成家庭韌性的重要關鍵。

Rutter (1987) 對個人韌性形成的保護機制所提出的歷程說明亦可作為婚姻保護機制的參考。Rutter 指出保護機制的形成必須經過四個歷程。首先，個人必須懂得減低風險帶來的衝擊；其次要降低負向的連鎖反應；再來必須致力於建立與維持個人自尊與自我效能；最後還要能對各種機會抱持開放的態度。這四個歷程放在婚姻關係中或許會有更複雜與脈絡性的發展。

(三) 婚姻韌性的本土表現

婚姻韌性的形成除了必須以良好的婚姻狀態、一定的風險、保護機制的運作為標準外，研究者更指出必須注意種族與文化的變異性 (Patterson, 2002)。在美國，家庭研究學者們針對少數族裔的家庭試圖提出多元的觀點 (McCubbin, McCubbin, Thompson & Fromer, 1995)；在臺灣，與華人婚姻相關的文獻亦有值得借鏡之處。由於本土的婚姻研究對韌性這個主題的著墨甚少，以下將就婚姻情感、婚姻逆境及互動歷程等三類可能與婚姻韌性有關的文獻稍作回顧。

或許是受到傳統華人婚姻重角色輕情感特性的影響，第一類有關婚姻情感的研究一直到最近才開始受到學者的注意。從歷史上對中國古典愛情的記載，到民國初年知識份子對浪漫愛的追求，乃至現在對愛情東西合璧式的觀點，研究者在西方揭露式的親密關係外，提出了對華人婚姻滿意度具獨特解釋力的情感觀點——恩情 (Li & Chen, 2002)。在一系列有關恩情的研究中，研究者指出，結合文化傳統中「恩愛」與「恩義」的「恩情」這個概念，主要包含了個人對配偶的感激與欣賞之情，具有道德層面的意涵。它不僅有助於一般夫妻在婚姻中的滿意感受，在患難中，也會因為配偶的付出與犧牲而有所增加 (Li & Chen, 2002; Chen & Li, 2002; 利翠珊、陳富美, 2002)。與揭露式親密關係相較，「恩情」可以算是一種沈默式的親密關係。在婚姻逆境中，它可能提供情感層面的保護因子，是平日的存款，以備非常時期的需要。

第二類有關婚姻逆境的研究大體來說可再分為兩種，一種並未清楚界定所面對的逆境，而是在男尊女卑的婚姻型態中，以女性為關注的焦點，描述女性進入婚姻之後所受的委屈，包括面對家族的指責、先生的外遇、以及角色的衝突...等 (黃曬莉, 2001; 利翠珊, 1995、1999)。另一種則是有明顯的逆境，但通常並未將焦點特別放在婚姻關係上。例如對身心障礙家庭的研究發現，自閉症家庭中會帶來五項主要的壓力源，婚姻關係緊張是其中之一 (張淑芳, 2000)。

在這些研究中，有一個頗值得注意的概念就是「忍」。研究者曾經提到，夫妻使用忍耐、克己、順從等面對逆境的策略，會造成苦與怨的心理反應 (利翠珊, 1995)，或是產生憂鬱、悶、不安等負向情緒 (黃曬莉, 2001)。然而，在婚姻逆境中的「忍」是否必然對身體與心理有負向的傷害呢？如果從華人文化傳統中所提到的忍來看，上

述的「忍」似乎只能說是忍的概念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是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忍，另一部分吃苦耐勞、克己修身的內涵則未獲得同等的重視。李敏龍、楊國樞（1998）曾經對中國人的忍進行全面性的概念分析，他們對中國儒、道、釋三家對忍的概念有充分的闡析，認為儒家的「忍」是以「仁」為道德的主體，克己復禮為仁，此處忍代表的是一種自我的修為；而道家的忍，則是在老莊無為、不爭的思想體系下，有著順天知命的意涵；至於釋家思想與忍的關係，則帶有宗教的刻苦與修鍊精神，忍辱為先。由此觀之，忍所代表的豐富文化內涵，似乎可成為理解華人婚姻韌性的重要基礎。

第三類互動歷程的研究也是近年來頗受注意的研究焦點。針對新婚夫妻的研究指出，當適應問題出現的時候，夫妻會先抱怨，要求對方改變，而後走向三條路：對方反駁、對方接受、放棄改變（張思嘉，2001）。劉惠琴（1993）比較中美夫妻衝突化解歷程的研究則指出，關係規範因素強而有力地影響夫妻面對衝突時的歸因型態。在後續的質化研究中，劉惠琴（1999）更從夫妻面對問題的三種方式（衝突/和諧/超越）及兩種覺察程度（辯證/依附）描繪了六種華人夫妻面對衝突時的改變途徑。

上述這些研究對於了解本土婚姻現象做了相當好的鋪路工作，只是就理論建構的部分來說尚稱原始，對於婚姻韌性的理解亦仍有不足之處，特別是並未有研究同時考慮到夫妻的婚姻狀態、風險及保護機制。因此，本研究將以華人的婚姻韌性為研究的核心概念，一方面以西方韌性研究的經驗為借鏡，注意韌性研究中有關概念重疊、現象的多重脈絡與不穩定性，以及分析單位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在華人婚姻研究的成果之下，進一步觀照華人文化特色對形成婚姻韌性所可能具有的解釋力。本研究計畫分兩年進行，第一年著重概念的釐清、意義的建構與韌性歷程理論模型的提出；第二年則致力於模型的修正與檢測。以下將對第一年計劃執行進度作一報告，並說明第二年研究之規劃。

三、研究方法

（一）第一年研究

1. 研究取向

在第一年研究中，採行的是具有探索性質且有助理論建構的質性研究。主要的理由有二：第一，婚姻韌性的研究在國內尚屬起步階段，已有的社會科學研究中，亦缺少對概念與理論的清楚說明，質性資料的獲取與分析，將有助發掘一些華人熟悉且相關的詞彙，如忍耐、順天、堅毅...等，以進一步釐清婚姻韌性之概念，形成初步理論構念。第二，西方對韌性的研究已從對個人或家庭特徵（trait）的重視，轉變到對韌性形成或表現歷程（process）的重視，也有學者主張對歷程的研究首重探索意義，因而建議以質化研究補其不足（Patterson，2002），透過質性與量化資料的相互檢證與補充，方能對婚姻韌性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2.研究對象

基於概念釐清與理論建構的兩大目的，第一年的研究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具婚姻經驗的一般夫妻為對象，以簡單的問卷探詢他們婚姻的狀況及對婚姻韌性的看法，並徵詢其參與下階段質化訪談的意願。這麼做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初步勾勒一般人對婚姻韌性所具有的概念，另一方面則是藉此擴大第二階段質化研究樣本的來源。

第二階段則是以符合「在逆境中仍有滿意的婚姻關係」之條件的已婚夫妻為對象進行深入訪談，「逆境」與「婚姻滿意」的認定將以受訪者主觀之認定為標準。對象的取得除透過第一階段的自我推薦之外，研究者並透過朋友介紹、幼兒園所推薦身障兒家長，及報紙徵文活動徵求受訪者，再由研究者做進一步的聯繫。受訪對象共計 19 名，包含 7 對夫妻及 5 位太太。

3.研究程序

- (1) 在第一個步驟中，研究者已於 93 年 9 月至 12 月間透過台北地區四所幼兒園所教師及四所大學教師的配合，發出了 738 份問卷給學生，每位學生各拿 2 份問卷，請他們轉交給父母或已婚長輩填寫。經過兩次催收的過程，共收回 378 份問卷，回收率 51.22%。

問卷中是以開放式的問題請研究參與者就「韌性」這個概念作一描述，之後再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請其勾選在婚姻生活中使用「忍」來面對逆境的情形，包括了解其使用的頻率、當時的想法，以及其對婚姻關係的影響等；此部分的構念綜合了儒家與釋家自我修鍊的刻苦精神，與道家的無為不爭思想，是以 5 點量表進行測量。另外一部分則是請參與者在 5 點量表中勾選九種夫妻關係特質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程度。這九項特質改編自西方學者 Patterson(1991)所提出的家庭系統面對逆境所需的保護因子。最後，問卷中再參考前述 Masten & Coatsworth (1998)的概念，請參與者勾選判準婚姻三個韌性的指標題，亦即對婚姻滿意與否(a couple-level outcome)、是否曾出現危機或壓力事件(risk of not be successful)、是否曾努力維繫婚姻(protective mechanism)，並詢問其接受後續訪談之意願，以為下一階段質性訪談作準備。

由於本文主要的焦點在韌性概念之分析及理論建構，因此第一步驟中所收集的問卷資料將只採用受訪者在開放式問題中之回答。

- (2) 第二步驟訪問的進行是由研究者及曾修習過相關課程並接過訪談訓練且具訪談經驗的研究助理共同進行。主要是在研究參與者的家中或其他安靜地點進行訪問，每位研究參與者主要接受一次的面對面訪談，每次訪談的時間從 1 小時至 4 小時不等，平均約 1 個半至 2 個鐘頭，先請受訪者閱讀事先準備好的訪談邀請

函並在其上簽名，一份交予訪員一份交由受訪者留存。除寒暄建立關係之外，其餘內容均予以錄音，並於訪談結束後謄寫逐字稿。

訪談內容主要依循事前準備的訪談大綱，內容包括婚前及婚姻關係的概略了解，以及對婚姻中特殊事件的面對及處理，訪問過程依受訪者的情緒及意願決定問題的先後順序，以受訪者的敘說為主，避免一問一答的問話形式。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針對每一次訪談撰寫田野札記，內容包含對訪談情境的描述及訪談後的整體心得。並繪製受訪者的家庭圖及記錄個人基本資料。

本研究的資料雖然大多數建立在一次約一個半至兩個鐘頭的訪談，並無法做到融入研究者生活世界的人類學式的深度訪談，但由於研究對象的來源均經由良好的中間人介紹，受訪者的合作度頗高，也能在訪談中暢所欲言。此外，在多數受訪者均為夫妻個別接受訪談的情況下，夫妻雙方的資料亦可作為相互檢証的基礎，在一些基本事件的描述上並未出現不一致的現象。

4.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的部分，第一個步驟中所得的問卷資料是以內容分析的方式，對研究參與者的回答做簡單的歸類與頻次計算；第二步驟訪談資料則循兩種途徑處理資料，一種是依循自然典範的研究法則，讓資料談話，形成主題與類目；另一種則是帶著研究者自己的觀點，從資料中找尋契合的例證。

研究者主要的參照點有二，一是將 Rutter (1987) 在探討個人韌性保護機制時所提出的歷程、模式應用於婚姻之中，包含尋找個人或夫妻在面對婚姻逆境時，對降低婚姻風險、降低負向連鎖反應、建立自尊與效能、接受改變契機等所做的努力等。研究者亦參考 Patterson & Garwick (1994) 所提到的意義解釋的三個層次（情境解釋、家的認同、世界觀）對資料進行解讀。

資料分析的另一個參照點是本土的一些相關概念，例如：忍辱、順天、堅忍、毅力...等。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上述兩種途徑進行相互對話，以形成最後的分析架構，最終提出婚姻韌性歷程的理論假設模型。

（二）第二年研究

1. 研究取向

第二年的計畫是以第一年所提出的理論假設為基礎進行檢測，採行量化實徵之取向，對相關變項下操作型之定義，經由取樣與資料分析的步驟，採用量化研究中的結構方程式模式（SEM）之技術來進行理論模型的檢驗，主要是因 SEM 技術具有以下兩項特性：（1）可估計多個互相關連的相依關係；（2）能夠指出在這些相依關係中未觀察的觀念，並解釋估計過程中的測量誤差（黃俊英，2002）。

2.研究對象

在本研究之預試階段，是以 200 名夫妻為對象，進行測量工具之信效度檢定，其後的正式施測則以 400 對（800 名）已婚夫妻為對象，在台北縣市依年齡分布比例進行取樣，有效問卷為 722 份。正式施測之樣本分布如表 1。

3.研究程序

(1)初步理論模式檢討

研究者以第一年計劃中所發展的韌性歷程理論模式為基礎，邀請另一位研究者加入，檢討各變項間的關係是否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或邏輯來支持，並透過向三位專家諮詢，獲取不同之觀點與建議。

(2)研究設計與假設

根據第一年研究及專家意見之諮詢，本研究將先前的概念模式轉換成結構方程模式方法學的路徑圖，作為本研究之設計。研究者就整體婚姻韌性形成歷程建構如圖 1 之路徑圖。

(3)測量工具

本研究之測量工具包含十個部分，分別為信念與價值量表、婚姻經營量表、樂意犧牲量表、婚姻情感量表、婚姻滿意度量表、衝突處理量表、婚姻穩定量表、心理憂鬱量表、生活壓力事件量表、個人基本資料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①信念與價值量表

該量表主要根據第一年的訪談資料及羅國英（2000）有關人際和諧與忍讓價值觀的研究編寫而成，內容包含 8 題有關「婚姻家庭」及 8 題有關「個人處世」的忍讓價值敘述句。

經專家效度與預試後，對部分題項的語句加以修飾。正式施測後以 promax 及斜交轉軸進行因素分析，第一次抽取出 3 個因素，唯因第三因素的解釋變異量未達 6.25%（1/題數）（成炳林、陳正昌，2003），再設定因素為 2 重新抽取，因素 1 及 2 分別包含 11 題及 5 題，分別命名為「順應忍讓觀」及「功利忍讓觀」。

②婚姻經營量表

該量表所測量的是夫妻在面對彼此意見不同時的各種有助於關係維持及發展的行為，均為自編之題項，主要來自李敏龍、楊國樞（1998；2005）所提到「忍」的「克制」、「堅心」、「容受」、「退讓」等內含之編寫，以及第一年訪談資料中受訪者所指出的一些理性緩和行為，共計有 19 題。經專家效度、預試、及正式施測的因素分析處理，發現此量表包含 3 個分量表，分別命名為「容忍退讓行為」、「同理理解行為」與「安撫緩和行為」。

③樂意犧牲量表

該量表改編自 Lange、Rusbult、Drigotas、Arriaga 及 Witcher（1997）等人對

親近關係中樂意犧牲現象的測量。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測量的是重要事件的被動犧牲，先請受測者勾選除了配偶之外，何種生活層面對他/她而言是重要的，然後再回答當該層面的投入會影響到配偶關係時，有多大可能會放棄這些層面的投入。第二部分測量的是一般事件的主動犧牲，共有 4 個題目敘述陪伴配偶從事一般性的活動（例如：陪他/她出席一場不認識任何人的社交活動），請問受測者在沒有配偶請求或脅迫的情況下，如果必須從事這些活動才能繼續維持或改善配偶關係，他/她有多大的可能會這麼做。第三部分測量的是一般事件的被動犧牲，也有 4 個題目，敘述自己從事一般性的活動（例如：自己單獨出席一場社交活動），問受測者若從事這些活動可能傷害配偶關係，他/她有多大的可能會放棄這麼做。預試後針對題項及指導語的文字進行了一些修改。

④婚姻情感量表

該量表所測量的是夫妻之間的感激、欣賞、親密、投契等情感，共有 32 題，取自利翠珊（1997）所編寫的「婚姻親密情感量表」，該量表後經 Li 與 Chen（2002）將其內涵分為「恩情」與「親密」兩部分，經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至性檢測，展現良好的效度與信度。

⑤婚姻滿意度量表

為一般性的婚姻滿意度測量，共有 3 題，修改自 Schumm、Paff-Bergen、Hatch、Obiorah、Copeland、Meens 與 Bugaighis（1986）對 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的修正，並對指導語做了一些修改。

⑥婚姻穩定度量表

修改自 Booth、Johnson 與 Edwards（1983）對婚姻不穩定之測量，共有 5 題，請受試者回想從結婚以來，產生婚姻陷入困境、離婚念頭、與他人討論離婚可能性等想法或經驗的頻率。

⑦心理憂鬱量表

翻譯自 Radloff（1977）CES-D 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共有 20 題，經部分題項反向計分後，分數越高代表心理憂鬱程度越高。

⑧生活壓力事件量表

測量過去一年中，家庭生活中所發生的變化，翻譯自 Lorenz、Elder、Bao 與 Wickrama（2000）由社會再適應量表改編而成的測量。共有工作、財務、家庭、家庭、朋友、個人等 6 方面、49 個壓力項目供檢核，分數越高代表壓力越大。

⑨個人基本資料

測量個人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組織、家庭生活週期、教育程度、宗教、工作狀況、收入等因素。

(4)預試

測量之題項均經專家效度及 200 名已婚男女預試之程序，建立初步的信效度。

(5)正式施測

正式施測主要是透過連絡人的協助，依設定之研究對象條件取得樣本。研究者提供連絡人研究之內容說明，給予問卷實施程序說明、施測紀錄、訪員簽收表、受訪者禮物簽收表等，施測細節之書面注意事項（見附錄 1），請其協助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每份問卷附有信封，請受試者填答完畢後密封交由連絡人帶回。為擴大樣本異質性，每名聯絡人負責之問卷不得超過 15 對夫妻。

(6)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主要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中常用的電腦套裝軟體 LISREL 8.52 版，進行估計模式的實際作業，評估模式的適合度，並進行結果之解釋。

四、結果與討論

（一）第一年研究

1. 婚姻韌性的定義

第一步驟的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在 378 名參與者中，有 302 名直接描述了「韌性」這個概念，就其描述的內涵來看，40.72% 提到婚姻韌性是一種維持婚姻的努力，包括對婚姻中各種問題的處理與解決，以及負責任地經營婚姻；21.19% 提到婚姻韌性應具有包容、體諒的內涵，亦即遇到困難時要能寬容、接受，或超越；20.20% 則認為應該要有某種程度的壓抑、退讓或屈就；也有 9.93% 的人將婚姻韌性視為是一種能通過逆境考驗或挑戰的狀態，對婚姻的逆境有某種程度的自覺；另外，也有 4.63% 特別指出韌性應具有堅強、勇敢的特質，是一種不屈服的承受力；其餘約有 3.31% 因所填答的內容語意不清、內容偏離主題或指涉太廣泛等因素並未被列入以上的歸類。

綜合上述的結果來看，在直接詢問已婚夫妻對「婚姻韌性」的想法時，他們直接的反應是面對婚姻中各種問題的一些努力，這些努力包括一些能力的培養（如：包容、體諒、接受、超越...等），也包括自我的退讓與壓抑，較接近「歷程」的描述；也有些人則是將婚姻韌性視作能透過逆境考驗的一種「狀態」，與堅強、勇敢、承受力等描述個人特質的形容詞相似。

由此可知，台灣地區華人夫妻對「婚姻韌性」的概念與西方學者所言差距並不大。從他們的回答中，亦可初步窺知無論是華人所強調的「忍」的概念，或是西方學者所提出的「保護因子」的概念，均在婚姻韌性形成過程中扮演某種重要的角色。此部分將於訪談結果分析中再行提出。

2. 婚姻韌性的形成歷程

在第二步驟的訪談研究中，研究者試圖找尋影響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因子，並描述韌性形成的歷程。所採用的資料來自參與研究的七對夫妻及五位妻子。他們所面對的婚姻逆境包括常見的家庭危機（如：外遇、失業、不孕、婚暴...等），及婚姻生活中的特殊處境（如：婆媳問題、外駐的軍旅夫妻...等）。表 2 摘述了這些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訪談資料顯示夫妻婚姻歷程中遇到困難時，除了在心情上會受到影響之外，所受到的挑戰還包括他們對婚姻及人生的信念、個人面對困難的因應，以及婚姻中的互動關係。這些挑戰會引發個人對夫妻關係不同的回應，因而將彼此的關係導向強韌或消弱。圖 2 說明了夫妻在歷經逆境挑戰下婚姻韌性的形成歷程，以下進一步說明之。

（1）面對逆境的信念

從訪談資料中可以發現，「怎麼想」是身處逆境中的夫妻是否能堅強面對的重要關鍵，這些想法小自對情境的解釋、對婚姻及家庭價值的認同，大至個人的世界觀及對人生意義的看法，均深深影響著個人如何面對逆境。

①情境的解釋：接受挑戰，從逆境中看到希望

在逆境中仍能過得好的夫妻，對情境的解釋似乎表現出一種「接受現實」，或是能從殘酷現實中「看到希望」的特色。因為接受現實，所以願意面對，並且因為體認到逆境所帶來的挑戰，而更願意以「非常時期」的心態，更努力地與配偶同心渡過難關。

育有特殊幼兒的 10W 及 011W 均提到特殊兒的誕生，使她們體認到自己和配偶都需要有所犧牲，不能再像從前一般地恣意而為：

...其實有一陣子...會很灰心，會很想把他抓去孤兒院...後來我慢慢就不去想那個...我就把他當作一般的小孩子那樣在養他。(010W—p6)

...我真的是，長到這麼大了...我從來沒想到說：我會碰到這樣的事情。...我一下子無法負荷這個重擔啊...一直走不出來...我一直告訴我自己說，我如果不走出來，就沒有人...幫助她了...你要等誰來幫助她？(011W—p25-26)

除了接受現實外，「看到希望」也是很重要的一種情境解釋。受訪的夫妻因為處境不同，會看到不同的「希望」，有人在婆媳紛爭中，因為先生表現出不容置疑的愛，而願意堅持婚姻之路，也有人跳出鑽牛角尖的心情，看到婚姻中正面的部分，而產生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信念。

...他說反正我們走入了婚姻，我今天可以離開我家人，但是，我不能因為我家人離開妳，因為除非你跟我不合....我覺得最大的動力是這句話。因為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是...他真的是愛我的，他願意為了我...放棄這個家...那時候是...家族的吵架嘛...他孀孀就罵我說...太太再娶就很多啦，稀罕她幹麻！(閩南語)...可是他講那些話是讓我留下的最大的動力。(005W—p6)

②對婚姻的認同：堅不棄守

除了在逆境中對所處情境的解釋外，夫妻如何看待「婚姻」這件事也是相當重要的。他們是否能在困境中仍然看到婚姻的正面價值，或是看到離婚帶來的傷害，因而願意有所承諾、盡力付出，似乎是其是否能形成婚姻韌性的主要因素。

006W 在婚姻的前期曾因先生失業及酗酒問題，在獨力撫養兩個孩子的過程中感到辛苦莫名，但因抱著「姻緣天註定」的心情，從未考慮離婚，一路走來，終於撥雲見日；在先生的部分，006H 則是一方面受到「離婚代表失敗」想法的影響，而對婚姻有一定的承諾，另一方面看到自己在婚姻中的荒唐行徑力圖調整，因而走出婚姻的低潮期。

...我的觀念是說我還是歸納句話「緣分」...盡我自己做的，緣分一直走走到我們該盡的時候，我那時候心裡是這樣子想.....我不會主動的說去提離婚或是要分開，我是一直走，走到我們夫妻緣分盡了為止... (006W—p4)

我那個媽媽爸爸...夫妻一直維持到現在。ㄟ...我那個姐夫...我絕對不能陋氣(台語)，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模範家庭呀！...開玩笑我的婚姻再不維持真的沒有臉回...那個...村裡面 (006H—p40)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的堅不棄守均出自於自己對婚姻的承諾，事實上，也有受訪者在婚姻歷程中曾經數度出現離婚的念頭，但是因為配偶不願離婚，因而增加了棄守婚姻的成本，只有另循他途來面對婚姻困境，他們在這段痛苦掙扎的歷程中，並沒有把握可以突破困境。

以 002W 為例，面對婆媳問題及先生的家庭暴力，她曾經動過自殺的念頭，若非因為考慮到母親，不忍自私地結束生命，她可能熬不過那段日子。而 002H 也在長期的互動中，逐漸修正自己的做法，才共同渡過婚姻的危機：

...他是說婚姻不是遊戲，不是你想結的時候結想離的時候離，他一直這種觀念，所以我那時候才覺得很痛苦就是說，想要離開又不讓我離開，所以才想說，會有那一種念頭（按：

自殺)，阿他是從以前到現在，他不曾想到要離婚的，不管吵到什麼程度，只有我提出他不曾提出的。(002W—p15)

...我覺得她對我滿重要的...不想離婚...我也曾經就是做夢啊 那是做夢失去她，那種...感覺很不舒服ㄟ，而且還會醒來，還會看看自己太太在哪邊，阿原來是做夢...(002H—p7)

也有受訪者雖然信守著婚姻的承諾，但是在後續的階段中感到無力突破現狀，反而希望自己能拋開「維持婚姻」的信念，追求個人的自在而非婚姻的韌性。008W 在努力調整婚姻關係的同時，有著如下的心情：

...到現在我還常常在想...我為什麼想維持這個婚姻，我覺得是一個恐懼...害怕改變生活還有覺得那是一種失敗...我覺得根深蒂固還是會盤在我的心理...可是如果以後我再出狀況的話...我希望我能夠拋棄那時候失敗的感覺和恐懼的感覺...當我面對一個婚姻這是我極度不滿意的時候，我能夠勇敢的拋開，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子，找很多辦法去維持，雖然我覺得找辦法去維持也沒有錯，可是我覺得我為什麼不可以試著說我就勇敢一點呀！...(008W—p10)

③世界觀：順天、知命、惜福

一般來說，走過逆境的夫妻在面對挑戰時，會帶著正向、樂觀、希望的心情往前行，而他們對婚姻的承諾也是堅持下去的力量。不過，再樂觀的夫妻也有低潮的時候，當逆境持續地對個人或夫妻關係帶來挑戰時，或是當個人感受到軟弱、灰心時，更深一層的價值觀往往會浮現出來，反映出他們對生命的想法。這個部分的信念大致涵蓋了宗教中對上天的虔敬、態度，以及華人傳統中順天、知命、惜福的價值觀。

訪談中，有堅定宗教信仰的人曾多次指出，逆境中他們會將一切交託給信仰，祈求神明賜給他們力量、勇氣、智慧...。這種信念往往使他們在困頓中獲得一些平靜，願意接受磨難。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可能會從宗教團體中獲得教化，學習化解困境的方法。特別是當夫妻同屬一個宗教團體時，宗教所帶來的安定與教化力量是很強的，這點在基督徒夫妻 001H/001W 和佛教徒夫妻 005H/005W 身上相當明顯。

...第二天，我就把這個情況，跟我那輔導的那個...他就帶我做了一個祈禱...他說：你什麼都不要做，一切就交給我...過了兩禮拜之後，突然有一天...(太太)爬起來跟我講...就是說，她完全明白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情，我覺得很訝異，因為我之前試圖要跟他解釋我的狀況，但是我，我什麼也不能說，因為這是一種感覺...就是在這一年。然後他們婆媳之間的問題，也是在那件事情的第二天，她突然爬起來，她跟我講說，她晚上睡覺的時候，耶穌好像告訴她，她應該跟她...婆婆，應該要合好...因為，孝順父母是得到天主祝福的第一步...我就說：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開始為這件事情祈禱...(001H—p 5-7)

...我自己也知道說天主在我身上是有計劃的...會有一些夢境來表現說關於我們最近的生活行為...中間很多奇妙的事情...老師帶領我們同心可以祈禱，這在信仰裡面，可以說力量最大，夫妻如果同心合一為一件事情祈求的時候，那個是力量非常大的... (001W— p7)

除了宗教的力量之外，不少人都提到在困境中，會去想到一些更辛苦的人，因而告訴自己要「惜福」(002W, 005W)，有人提到生命無常要懂得珍惜 (003H)；還有人指出「和諧」的重要 (012W)。不論是否有宗教信仰，困境挑戰著人們對「上帝是否存在？」「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等問題的想法。在華人文化傳統中，對天、地、鬼、神，以及祖先的祭拜一直是一般人生活的一部份，不與天爭、不與地爭、不與人爭的和諧價值觀也是華人教化的重要一環。這種天地為大，並帶著些許宿命的心情在許多夫妻身上都看得見，也可以窺知順天、知命、惜福等價值觀仍深深地影響著華人夫妻面對逆境的態度。

(2) 個人在逆境中的進與退

綜合受訪者對婚姻生活的描述，可以看到走過逆境而能持續婚姻的夫妻大約都經歷了個人的一些掙扎，就像人類在面對壓力時，會產生戰或逃(fight or flight)的反應，一般夫妻在面對婚姻逆境時，有人是以積極面對的方式在在困境中求變，有人則是以較消極迂迴的方式來面對。

①積極面對：主動改變、取用資源

在西方有關韌性的研究中，積極求變一直是學者們所主張的重要因應方式。不論是 Patterson (1991) 所提出的九項保護因子 (protection factor)，或 Rutter (1987) 所指出的保護機制歷程，都強調個人在逆境中必須主動出擊，維持個人自尊與效能、發展溝通能力、維持社會關係、對各種機會開放...等。

在本研究中部分受訪者也顯現出上述的一些行為，特別是「主動改變」與「資源取用」的部分。

從受訪夫妻的經驗來看，「主動改變」往往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有時雖然起於一個簡單的心念轉換，但通常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行為付出之後，才會帶動配偶的轉變。

面對先生經常喝酒不歸，006W 的做法是壓低自己的身段，進入先生的生活中，陪他和朋友一起喝酒，藉此增加夫妻聊天的機會：

...他朋友大部分都是低下階層，所以我也慢慢的在調適，去走進他的環境，陪著他們就這樣...我的想法是說既然我們還是婚姻關係的話，今天你出了狀況，最後收爛攤子的是我，因為我常常在我先生後面收爛攤子...所以我就會變成去守護他... (006W— p8)

...有時候我為了不讓他去外面喝酒，我只好陪他喝酒...你限制他喝酒是行不通的，因為他會一直往外去...阿就陪他喝酒，就我們兩個人就有時間聊天這樣，漸漸他大概就互相能夠知道對方的想法跟...我先生也就大概知道我的想法，就慢慢還有溝通...（006W—p8）

004W 曾經為了長期駐外的先生無法融入家庭而有許多的委屈，在多次的溝通及一次離家出走之後，先生似乎有了轉變；而 004H 也在婚姻生活中逐漸體認出太太持家之不易而願意配合改變。

...有一次我就說我一輩子唯一的離家出走好開心阿，現在想起來是覺得很開心，我覺得那一次對我們家是太大的轉變了，因為...我就說...各開各的車子，買兩部車子，那後來他也會去幫我分攤一些孩子的接送...（004W—p20）

...有時候我在檢討我自己可能也有這方面的這種缺點Y，因為軍中帶回來的嘛，所以慢慢有改自己Y，事實上已經退伍的那種那種指揮式那種帶法帶到家裡總是不好Y...（004H—p5）

...如果以那種指揮式的方法來跟她相處，她一定會比你會會更強，所以我乾脆比她矮一截...我以前帶兵比他還久，現在讓你去管嘛...（004H—p14-15）

在主動改變之外，夫妻對環境中的資源取用也是他們渡過挑戰的重要助力。這些資源有些是原本即存在的，有些則是他們主動創造出來的。例如夫妻會從家族及其他社會中獲得一些實質的幫助，減輕他們面對逆境時的生活壓力。太太娘家在經濟及養育子女上的協助、另外花錢請傭人協助家務是受訪夫妻們較常使用的方式。也有一些會參加社區舉辦的讀書會、成長團體，以及尋求婚姻諮商，這些都是夫妻在面對逆境時從與外界互動中得到力量的例子。

...那時候 XX 是給我娘家那邊的，我媽媽的朋友帶，所以我很信任...我兩個小孩子都是給人家帶 24 小時，所以那時候我就每天通電話，然後我禮拜五的時候就把他接回來，就是兩天然後再送回保母家，然後每天我就問保母，「現在 XX 情況怎麼樣...」（011W—p10-11）

...三年前我們吵過要離婚...我去找過那個婚姻諮商，所以後來我的做法就會比較改變...有很多以前我認為是我不能忍受的...我會變的比較開放，就算了，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008W—p8）

對有些宗教信仰的夫妻而言，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的支持系統往往發揮很大的功用，是很重要的一種外在資源。例如 001 這對夫妻就提到夫妻與牧師的懇談對他們婚姻的幫助很大；而 001H 有時也會扮演開導教會中其他夫妻的角色，從中更回饋到自己的婚姻生活。

篤信佛教的 005 這對夫妻則是在飽受家族壓力下，帶著一種修行的心情，夫妻一同投入宗教團體的志工活動，也在中間找到了個人身心的安適及婚姻繼續前進的力量。

②消極迂迴：忍耐自抑、寬容退讓

相對於西方韌性文獻中所談到的以積極求變來因應婚姻逆境，不少華人夫妻為了求夫妻間的和諧，並不會採用上述的積極因應機制。

在文獻回顧中，研究者曾經指出了華人性格養成中的自抑訓練及傳統華人婚姻中對女姓加諸的種種限制，這些文化傳統似乎使得「忍耐自抑」成為華人面對困境時的一項重要因應方式。然而，忍耐並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法寶，它往往伴隨著心理上的鬱悶與痛苦，因而在華人的文化中，亦有經由道德與宗教的教化，使人對忍耐的對象寬容與退讓，並得以超越忍耐所帶來的苦痛。

在訪談中，這種「自抑式的忍耐」與「寬容式的忍耐」常常並存於夫妻之間。他們通常在逆境中會先以「忍耐自抑」來自我要求與鍛鍊，再求「寬容退讓」以達道德修養的更高層次。至於自抑與寬容間的修練，則有賴於情緒當下的處理，以及不計回報地釋出善意。

由於忍耐、自抑、寬容、退讓等行為涉及的比較是困境發生當下的思考與行為，且整個過程的進行有許多內在對話的部分，訪談資料並無法直接具體再現。不過許多受訪者都提到自己會努力在爭執出現時把握住不爭辯、不回嘴的原則，在對方生氣時不再據理力爭，並避免言詞上的刺激（002H，003H，004H），這些都是「忍耐自抑」的例子。而受訪者也提到自己會試著降低自己對對方的期待、不求他人，只求自己盡責做妻子、作母親的責任（006H）；或是努力包容對方的缺點，盡力做到「不委屈的忍耐」（012W）。

比較本研究所發現「忍」的現象，與黃曬莉（2002）所提到的三種不同的「忍」，可以發現自抑式的忍耐普遍是一般人面對婚姻困境的第一反應；而經過自我的調整與時間的沈澱，也會產生不同形貌的忍。

（3）婚姻互動間的拉鋸與調整

除了個人在逆境中的因應外，在面對挑戰、不願離婚的信念下，面對逆境的夫妻往往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相互適應。這個歷程中有給與取的拉鋸，也有忍耐與包容之間的調整。

①給予取的拉鋸

以上所指的是從現實的觀點出發，在個人的給與取、付出與收穫之間來回拉鋸，在正向思考與務實考量下中求取平衡。訪談中有五對夫妻（002H、004H、

005H、006H、012W) 提到他們的婚姻在客觀條件上並不屬於傳統的「男高女低」的狀況，女方在學歷、經濟條件、家世背景或相貌等傳統的擇偶標準上均有超越男方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男方往往特別容易自覺到太太跟著他「吃苦」，會希望能在某方面努力以作為補償。

特別是曾經經歷「家庭革命」得來不易的婚姻，會使他們格外重視婚姻界限的維持，較不會出現傳統上「重家族而輕婚姻」的現象。而他們對婚姻的投資也形成良性的循環，在婚姻中滋生力量，更能共同面對婚姻中的逆境挑戰。

...用我們的那個常理去判斷她，其實她也有委屈的！...她為什麼來這邊...那麼苦？對不對？她可以在家當大小姐，那為什麼來這邊這麼苦？...（005H— p13-14）

...她的環境也沒那麼累...也可以找條件比我好的太多...（006H— p14）

...我就跟你說我很感恩我太太...他很配合我們家裡...去適應呀！他自己真的要求...我太太到鄉下...很配合...很容易融洽啦...（006H— p24）

給與取之間的拉鋸是否能讓夫妻關係通過挑戰而歷久彌新，往往還必須取決於夫妻是否能在在此過程中釋出正向力量並降低負向的連鎖反應。普遍存在這些夫妻身上的正向力量包括了不間斷地表達情意；理解、支持、感恩、讚美對方的努力；創造共享時光...等。這些部分與 Li 及 Chen（2002）所描述的夫妻間恩情與親密行為頗為類似。至於降低負向連鎖反應的部分則包括了夫妻間的主動坦誠錯誤與懺悔、避免使用暴力、在歧異中尋找折衷點...等作法，與前述文獻中所提到的夫妻衝突處理歷程（劉惠琴，1999）也有許多相似之處。

②忍與容的調整

除了給與取之間的拉鋸之外，更接近華人傳統處世之道的婚姻互動模式是以「忍」的概念為基礎的。若以太極的概念來表示，「忍」與「不忍」就像太極圖中的「陰」與「陽」，兩者相生相減，「忍」到一定的程度就會「不忍」，「不忍」到一定的程度又會「忍」。

放到婚姻系統來看，陰陽間相生相減的道理依然適用。許多夫妻都提到在婚姻困境中，一方發怒，一方則忍；而當忍到了一定的程度不願再忍時，則變成另一方忍。

訪談中有兩位妻子（006W，002W）提到了自己在婚姻中面對先生暴力及先生酗酒時曾有的煎熬。在經過多年的忍耐與調整後，終於等到先生的改變，自己也因此不需要再如往常一般的忍耐。而與她們先生訪談的過程中，也看到了他們對過去行為的懺悔。此時，先生所顯現的反而是較多的忍。

我以前為了喝酒喝的朋友出去這，我的孩子...擺著在那弄牛奶這樣，我出去喝酒耶！這樣耶！門關起來出這樣去...你看這樣、這個多離譜呀！...現在回頭起來才知道...呀、真的實在...（006H—p23）

...那時候我發脾氣的時候我打她，她就會走啊，這幾年來我覺得自己這樣不對，這七八年來我覺得阿不要那樣...現在已經練功不錯了...她也覺得這樣改變好啦...（002H—p11）

由此可知，「忍」與「不忍」雖然看似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夫妻為了追求和諧而忍，表面上看來是懦弱怕事，甚至延宕爭執處理的有效時機，但真實生活中，卻也不乏「忍到出頭天」的例子；而因一方忍耐所累積下來的能量，在他/她一旦不願再忍的時候，往往能產生強大的作用，使對方由不忍變為忍。

總結來說，台灣地區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與變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個人進與退之間的拿捏，婚姻中給與取、容與忍的拉鋸與調整，這些微妙的互動，都會影響婚姻韌性的形成；若將視角放大，則可以發現個人所具有的信念，以及個人與婚姻系統不斷地互動，都會彼此影響，因而增強或消弱婚姻的韌性。

3. 初步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將婚姻韌性做如下的定義：「它是一種婚姻通過逆境考驗的歷程。在此歷程中，個人的信念、個人及夫妻面對逆境的因應與互動會帶來不同的影響」。這個定義指出了婚姻韌性的形成是一個持續的歷程，不僅婚姻中的個人會相互影響，婚姻系統亦不斷地互動。我們固然可以在一個靜止的時間點上去評估一對夫妻是否具有「婚姻韌性」，但卻不能忘記婚姻韌性的動態本質。換句話說，一對夫妻要想擁有經過考驗而歷久彌新的婚姻，在婚姻歷程中，夫妻雙方都必須願意付出，甚至要有所犧牲。而他們在不同時間點上所表現出的婚姻韌性也會有強弱的消長。

至於婚姻韌性的形成歷程中會有哪些關鍵性的要素，以及會透過何種機制產生轉化呢？本研究根據訪談資料整理出了夫妻在面對逆境時的信念層次、個人層次及婚姻層次上的運作。進一步來看婚姻韌性在不同層面的運作，可以歸納出下列三種台灣地區華人婚姻韌性形成的特色，分述如下：

（1）以接納/順應的信念，面對逆境的挑戰

有別於西方「人定勝天」的想法，台灣的夫妻似乎頗為願意接納與順應情勢的發展，相信「凡事皆有定數」的說法。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一種消極、宿命的價值觀，實際來說，它則扮演了某種心理防衛的功能：因為不與天爭，所以願

意退一步接受挑戰，等待希望的出現；因為不與夫或妻爭，所以願意守住婚姻，等待對方改變；也因為接納上天或命運的安排，所以能夠安於困頓，懂得惜福。

在這樣條件之下形成的婚姻韌性，往往需要時間作為助力，它不求此時此刻的解決，而接受命運的長遠安排。在 Nisbett (2003) 新近一本討論東西方思維歷程差異的書中，曾經提到東西方在人際關係中進行協商過程上有所不同，他指出，西方人相信一個人可以自由地掌控環境，達到他想要達到的目的，因而協商過程往往是短而切中要點的，他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給什麼，可以取回什麼；反觀東方人，因為相信個人無法掌控環境，因此不會在乎一時的成功，而是盡力適應環境，追求長久的人際關係。在協商過程中，東方人總是避免做「要」或「不要」的選擇，因為此時的正確選擇長期來看有可能是錯誤的，因此，維持良好關係往往比達到協商目的更重要。Nisbett 的說法在婚姻中尤其適用，對中國人而言，婚姻是一輩子的事，一時的委屈可能換來長期的快樂，但一時的勝利卻可能動搖文化中所重視的和諧，帶來很大的災難。

黃曬莉 (2002) 也曾經以「控制」的概念來討論西方個人主義與東方集體主義思維帶給個人面對環境刺激時的不同反應。她以西方主流心理學界的「兩階段控制模式」為基礎，指出在此類個人主義文化下，為了滿足個人控制環境的需求，個人會發展出要求環境來配合個人喜好的「初級控制」，並且在此路不通時，尋求其他途徑以保有「次級控制」。她又以西方學者 Moling (1999) 所提出的「和諧控制」的概念，討論到「柔曲取向」(flexible approach) 是東方文化所提供的另一種形式的「次級控制」，在這種控制觀之下，個人會完全接受事物的本然，奉行柔弱勝剛強，迂迴勝直取的道理，不但接受自己的角色與他人的關係，也會接受所有命與運的安排，而不會直接針對外在環境有所行動。

換句話說，接納、順應也可以看做是一種「控制」，它並不完全是消極、被動的，它也可以是一種迂迴的控制，華人夫妻從文化中主動地擷取一些精神上的力量，順應時事，有所接納與承擔。這種精神應該類似佛家所說的：遇到困難要面對它、處理它、然後要能接受它、放下它。

(2) 忍耐是婚姻韌性的核心精神

在信念的影響下，婚姻韌性透過時間逐步形成的過程中，有一項值得注意的特色就是「忍」，從前述訪談資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不論是在個人層次的因應或婚姻層次的互動中，忍都是常常被使用的策略。而李敏龍、楊國樞 (1998, 2005) 所提到的克制、堅心、容受、退讓等心理歷程，即已大致描述了受訪者個人所進行的「忍」的行為。

本研究也大致支持了黃曬莉 (2002) 所提出的抑制、認知轉化、順勢迂迴等三

種不同機制的忍的運用。訪談資料顯示，台灣夫妻所採用的「忍」，固然有自我壓抑的部分，但更多時候，他們會透過認知的轉化而向道德修養的方向推進。這種「自抑式的忍耐」與「寬容式的忍耐」往往是並存在夫妻之間的，而當「忍耐自抑」能發展成「寬容退讓」時，個人委屈的感受會減少，「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說法即可成立。因此，對台灣夫妻而言，比較忍耐所帶來的心裡不舒服感，以及其可能有的長期效益，它似乎仍是一種不錯的選擇。更何況，忍耐做為一種自我修練也是華人的教化之一，若能透過道德層次的提昇，從壓抑式的忍轉化為「有容乃大」的狀況，更是許多人追求的目標。

從婚姻系統互動的層次來看，「忍」與「不忍」也可以視作夫妻之間的一種角力，套用陰陽相生相剋的原理，當一方忍到一定的程度之後，「不忍」的一方即會反過來成為「忍」的一方。這個歷程有時是因為對方自覺有所虧欠而有漸進式的改變，有時候則是一方忍無可忍爆發衝突而加速改變的發生。

以華人所說的「忍」，來看西方所說的「韌性」，在概念上有些相似與不同之處。根據「辭彙」中對「忍」所做的定義，它是一種「心理的事，耐著性子不發出來」的狀態，有忍心、忍受、忍耐、忍痛等詞語的應用，表現的是按住情感、思想或是身體上的痛苦，不發作且有所擔當。而「韌」則是物體「柔而堅固」的狀態，有韌皮、韌性、韌帶等詞，均表現了物體性質上所具有的伸縮性與抗力。比較兩者之間的關連，可以看到「忍」與「韌」均可視作一種狀態的形容詞，都含有面對壓力加以承擔的特色，只不過前者重視的是個人心理狀態的描述，後者則強調對物體特性的描述。而當我們把「韌性」的概念用在婚姻系統中時，韌性一詞所展現的意義，事實上即已超出了物體特性的描述，而必須加入人類所具有的感覺、情緒、與理性思維的成分，如此一來，它與忍的關連就更加密切了。

比較「忍」與「韌」，可以發現兩者都牽涉到面對逆境時的自覺與努力。只是「忍」所描述是較類似一種面對逆境的因應行為。它通常是一種自覺而有意識的行為，目的在避免問題的惡化；而「韌性」則是先具有某種堅強的狀態，再透過「忍」及其他困境因應策略，不斷轉化自身狀態的歷程。至於「婚姻韌性」則又加入了系統互動的特色，有更多的進退、協商、拉鋸與調整。

(3) 婚姻韌性形成歷程中的付出、交換與衡量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台灣地區的夫妻所表現出的婚姻韌性亦帶有相當程度的西方色彩。與西方韌性研究相較，本研究看到了夫妻在面對婚姻逆境時，也會有西方學者 Rutter (1987) 所描述的機制出現。更細膩地來說，台灣夫妻會試圖運用資源降低風險的衝擊，用主動求變的方式降低負向的連鎖反應。不過西方學者所提到的在韌性形成歷程中，個人會對建立與維持個人自尊 (self-esteem) 與自我效能而

努力的部分在本研究中並不明顯。這也呼應了 Morling (1999) 對東方式的「和諧控制」的闡釋，亦即，在追求和諧採用「無為而治」的控制觀時，由於是處在一種「無我」的狀態，「自我」並不會涉入，因此也就與自尊無關（黃曬莉，2002）。

就婚姻系統來看，本研究的資料也顯示，逆境確實會如 Walsh (1998) 所說的，在原有關係良好的夫妻間引發他們原有的免疫力，進入角色互補狀態，使他們更有力量接受挑戰。只不過這一連串的改变歷程並不僅僅是一個線性或階段性的發展，它必須取決於夫妻是否能正確解讀彼此的狀態，務實地在給與取之間衡量。這個歷程也牽涉到個人與婚姻系統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如陰陽太極圖般的消長變化。

整體來說，本研究所提出的婚姻韌性的形成機制理論模式，相當程度地點出了華人社會不再將婚姻完全吸納在家族的範圍內。台灣地區華人婚姻韌性的存在已是一個明顯的現象，其形成經歷了信念影響、個人的因應模式，及婚姻互動的拉鋸與調整等三個部分。在信念影響的部分，本研究指出了台灣夫妻對婚姻（而非家族）系統的認同，也具有傳統華人世界觀中順天、知命、惜福的態度；在個人因應模式上，有積極主動與消極迂迴兩種並存的模式；在婚姻互動上有給與取之間的衡量，也有東方思想中自抑式的忍耐和寬容式的忍耐之間的消長，這些都顯現了國人婚姻關係中有其特色，也可以推知台灣的夫妻之間存有脫離家族系統，而形成婚姻系統韌性的條件。

與個人韌性相較，一個具有韌性的婚姻就和一位具有韌性的個人一般，會在逆境中堅持懷抱希望，會對家人抱有愛與責任，會懂得自我尊重、感恩惜福（天主教善牧基金會編，1997）；不同的是，個人韌性是以生命的價值作為終極的信念，不論處境如何艱難，都不會放棄自我的生命；而婚姻韌性則是以「夫妻」為單位，對婚姻有著很高的承諾，為了維繫婚姻，可能有較多的妥協與退讓。它牽涉的不僅是個人，還有緊緊相繫的配偶。個人在婚姻中不僅要承擔個人的困境，也要承擔配偶的困境，以及兩人互動乃至與外界互動而生的困境；同樣的，他們所運用的資源，不僅來自個人，也來自配偶，更來自他們長期以來所建立的婚姻內外之資源。

（二）第二年研究

1. 婚姻韌性形成歷程模式的建立

（1）模型契合度分析

根據黃芳銘（2002）及邱皓政（2003）等結構方程模式學者的建議，本研究採用一些常用的指標作為婚姻韌性形成歷程模型適配度之評鑑，並將性別納入考量，分別針對男女樣本進行檢測。研究結果顯示，對男性樣本來說，絕對適配指標中的 GFI 與 AGFI 分別為.97 與.92，均大於理想值.90；RMSEA 指標為.071，介

於.05 到.08 之間，屬於「不錯的適配」。就相對適配指標而言，NFI、NNFI、CFI、IFI、RFI 分別為.96、.94、.97、.97、.91，均通過.90 的檢測標準。此模式的標準化係數路徑以圖 3 表示之。

對女性樣本來說，所得到的結果也類似。GFI 及 AGFI 分別為.97 與.92；RMSEA 指標為.072；而在 NFI、NNFI、CFI、IFI、RFI 等相對適配指標分別為.94、.92、.96、.96、.88，僅 RFI 未通過.90 之標準，其標準化係數路徑以圖 4 表示之。

由此可見，不論就男性或女性樣本來說，婚姻韌性形成歷程模式大致的表現不錯，但若採比較嚴格的標準，則假設模型仍有修正之空間。

(2) 研究假設之檢定

就本模式的測量模型而言，圖 3 及圖 4 中所標示的各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水準，顯示這些變項在反映其所建構的潛在變項是有效度的。從圖 3 的結構參數係數及顯著性標示可以看出，婚姻情感與負向衝突是兩項直接影響婚姻是否能穩定維繫的重要因素，夫妻情感越佳或是負向衝突越少，都會增加婚姻的穩定度。

本研究也發現，對男性而言，婚姻的維繫也會透過三條路徑間接發生。第一條路徑是婚姻情感透過較低的負向衝突，帶來較高的婚姻穩定；第二條是婚姻情感透過樂意犧牲、容忍退讓，以及較低的負向衝突，而形成穩定的婚姻；第三條則是經由價值信念，增加婚姻中的容忍退讓行為，而再降低負向衝突，而後增加婚姻穩定。以前兩條路徑而言，夫妻間的情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對配偶的恩情與親密感，個人較不會採用負向的衝突處理策略，也較願意在夫妻意見不同時願意犧牲，進而採用容忍退讓的方式因應，以致降低負向衝突，增加婚姻穩定。這些結果說明了婚姻韌性形成中情感、犧牲、忍讓等成份的重要性。再以第三條路徑來看，個人的信念與價值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個人是否會採用容忍退讓的因應方式來面對婚姻的逆境，也因而降低了負向的衝突處理方式，進而使婚姻能持續穩定地維繫。

比較女性樣本的婚姻韌性形成歷程模式，可以發現大致來說是很接近的。婚姻情感與負向衝突仍然對婚姻穩定有直接的影響效果。在間接影響的路徑中也一樣可以看到負向衝突在婚姻情感影響婚姻穩定之間的中介效果，以及信念價值如何透過容忍退讓、負向衝突，進而影響到婚姻穩定的部分。比較不同的是，女性的樂意犧牲與容忍退讓行為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因此在男性樣本中所發現的婚姻情感透過樂意犧牲、容忍退讓、負向衝突，進而影響婚姻穩定的路徑並不存在。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以兩年的時間，對婚姻韌性的概念做一個全面性的檢視，研究者採用質性研究的方式，釐清韌性與其他相關概念的異同之處，比較個人韌性與婚姻韌性之差別，也在西方婚姻韌性研究及華人婚姻韌性現象之間進行了一些對話，提出台灣地區夫妻婚姻韌性形成歷程的理論構念。

研究者又在第一年研究基礎下，將先前的構念轉換成結構方程模式方法學的路徑圖，評估模型的適合度，並針對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的結果進行解釋。

研究結果呼應了過去研究將婚姻韌性是為一個歷程的觀點，指出其受到個人信念與價值的影響，在婚姻遭逢逆境時，個人系統及婚姻系統的回應會導致婚姻是否能繼續維繫或走向瓦解。質性研究的分析著重對此歷程的描繪，也看到了夫妻之間進與退、給與取、容與忍之間的拉鋸與調整。量化研究的 SEM 模型檢測則確認了婚姻情感與負向衝突處理對維繫婚姻的直接影響，並指出樂意犧牲、容忍退讓等華人文文化所重視的婚姻經營方式在維繫婚姻、形成韌性的歷程中扮演了間接影響的角色；而順天知命惜福的文化信念價值也會透過容忍退讓等行為降低夫妻間的負向衝突，進而使婚姻維持穩定。這些都是本研究的具體發現。

對婚姻韌性的研究，本文只能算是一個起步。受限於婚姻研究在研究參與者招募的困難、訪談資料在時過境遷後真實性的不易掌握，以及質化研究中所可能存在的主觀偏誤等問題，對華人婚姻韌性的理解仍有賴多元方法的切入，以求更宏觀的理解。在量化資料的處理部份，由於本研究所處理的變項十分龐雜，目前所提出的結構方程模型檢測雖達到一定的適配度，但都仍有可以再修飾的空間。除了可以進一步處理測量誤差項之外，對一些華人文化的特定的犧牲、退讓等概念，都仍有進一步處理與討論的必要性。

表 1 正式施測樣本分布

	台北縣（工商市鎮）			台北市		
年齡分布	百分比	人數	對數	百分比	人數	對數
25-34	30.40%	112	56	26.78%	116	58
35-49	45.91%	169	85	45.39%	196	98
50-64	23.69%	87	43	27.83%	120	60
合計	100%	368	184	100%	432	216
備註：						
台北縣：台北市＝46：54（總人口數比）						
發放 800 份問卷，台北縣：台北市＝368：432（人）＝184：216（對）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婚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招募管道 ^a	逆境
001H	男	26	8	高中	家庭主婦	1	外遇、失業、 婆媳問題
001W	女	34	8	高中	教會	1	
002H	男	43	15	高中	自營	1	婆媳問題、不孕、 婚姻暴力
002W	女	41	15	大專	自營	1	
003H	男	40	6	碩士以上	保險	2	養育身障兒
003W	女	36	6	大專	家庭主婦	2	
004H	男	51	25	大專	商	4	經濟危機 、先生長期外駐
004W	女	49	25	大專	社會教育	4	
005H	男	53	27	大專	自營	4	婆媳/家族糾紛
005W	女	49	27	大專	自營	4	
006H	男	50	21	高中	自營	4	酗酒、失業
006W	女	44	21	高中	自營	4	
007H	男	35	6	大專	金融	4	經濟風暴
007W	女	32	6	大專	保險	4	
008W	女	38	13	大專	家庭主婦	1	婆媳問題
010W	女	38	9	高中	家庭主婦	2	養育身障兒
011W	女	33	8	高中	家庭主婦	2	養育身障兒
012W	女	53	30	碩士以上	退休	3	家族反對的婚姻

a1=回函同意者；2=身心障礙兒家長；報紙徵文活動；4=朋友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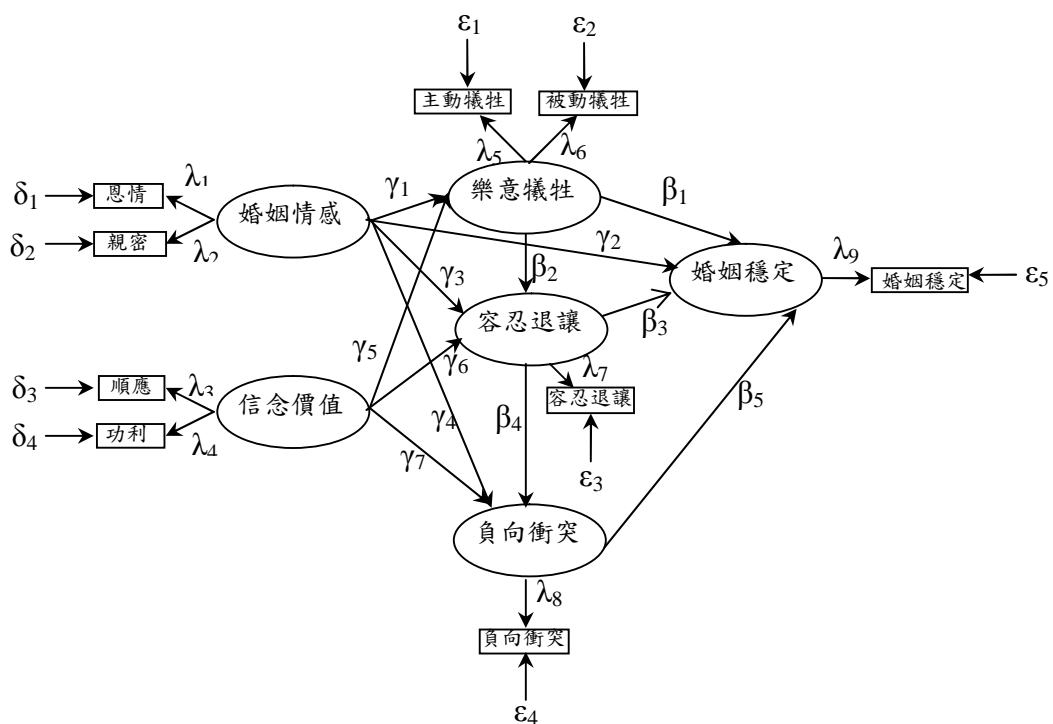


圖 1 婚姻韌性形成歷程路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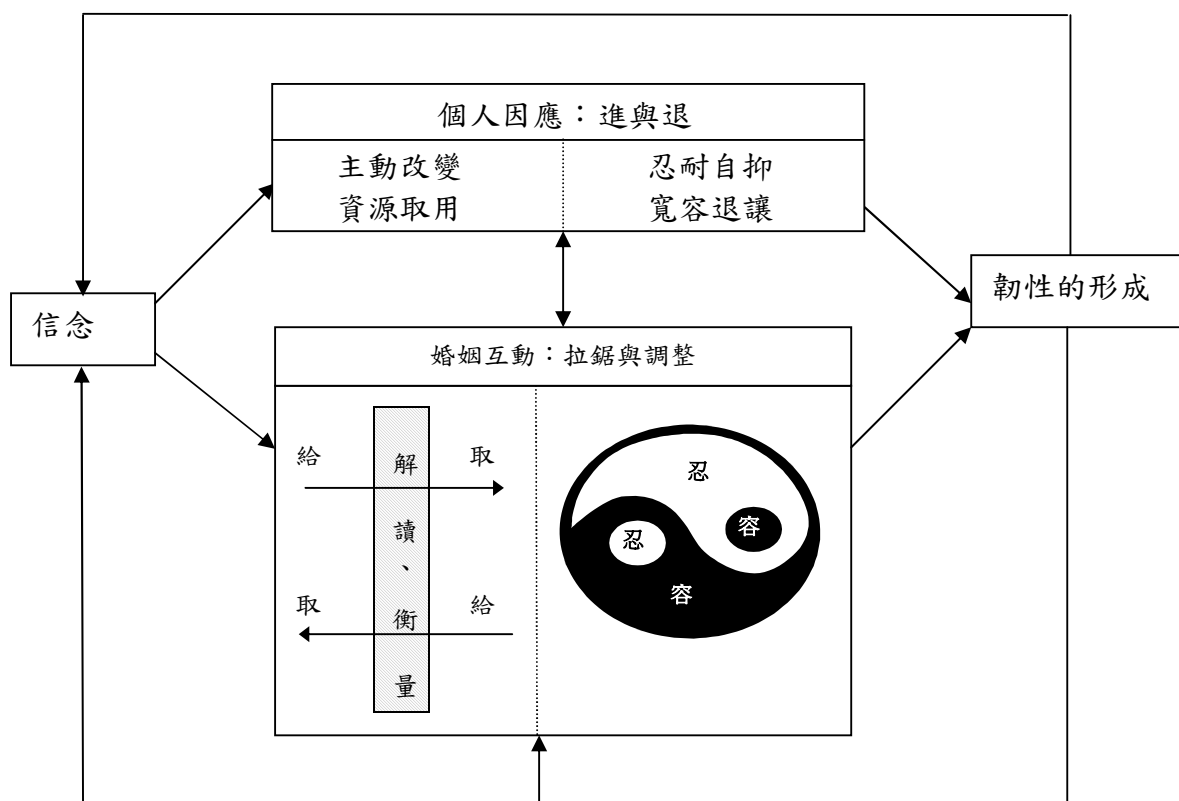


圖 2 婚姻韌性的形成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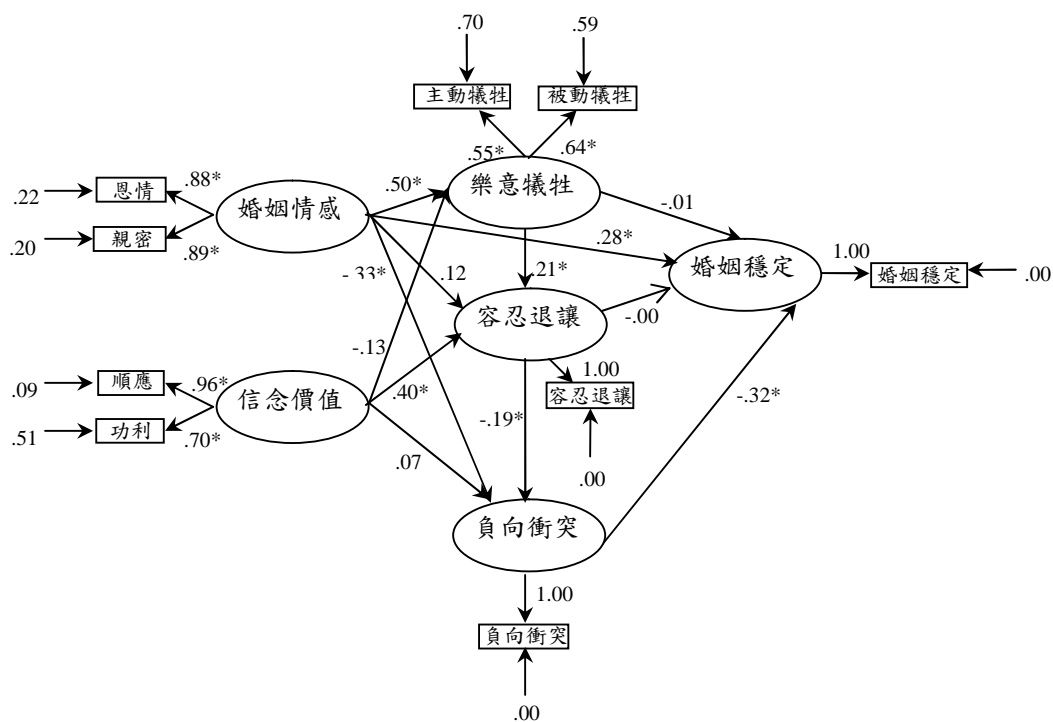


圖 3 婚姻韌性形成歷程模式之標準化參數係數 (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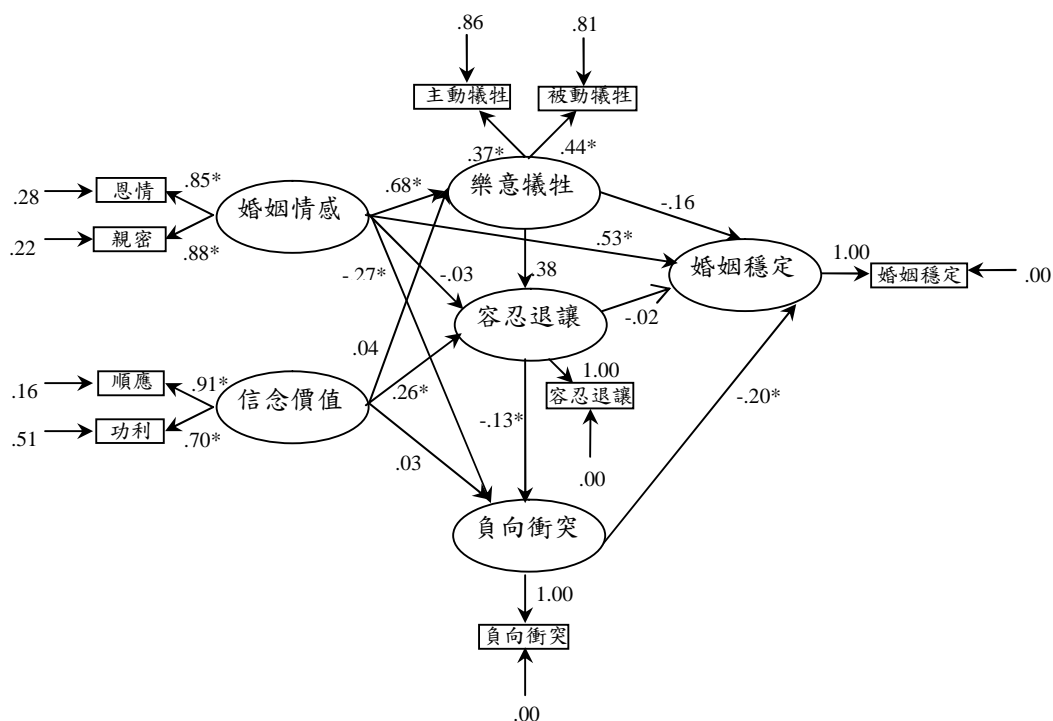


圖 4 婚姻韌性形成歷程模式之標準化參數係數 (女性)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主編）（1997）。**在生命的泥沼中成長**。台北：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 成炳林、陳正昌（2003）。集群分析。見陳正昌、陳新豐、程炳林、劉子鍵（合著）。**多變量分析方法—統計軟體應用**。台北：五南圖書。
- 伊慶春、楊文山、蔡瑤玲（1992）。夫妻衝突處理模式的影響因素：丈夫、妻子和夫妻配對樣本的比較。**中國社會學刊**，**16**，25-54。
- 利翠珊（1995）。夫妻互動歷程之探討——以台北地區年輕新婚夫妻為例的一項初探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4**，260-321。
- 利翠珊（1997）。婚姻中親密關係的形成與發展。**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0**(4)，101-128。
- 利翠珊（1999）。婚姻親密情感的內涵與測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2**(4)，29-51。
- 利翠珊、陳富美（2002）。配偶親職角色的支持與分工對華人夫妻恩情的影響。發表於第四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暨第六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
- 李良哲（1996）。大台北地區已婚者婚姻衝突因應行為之年齡與性別差異研究。**教育與心理研究**，**19**，169-196。
- 李良哲（1997）。婚姻衝突因應行為歷程模式之驗證研究。**政治大學學報**，**74**，53-94。
- 李美枝（1996）。兩性關係的社會生物學原型在傳統中國社會與今日台灣的表現型態。**本土心理學研究**，**5**，114-174。
- 李敏龍、楊國樞（1998）。中國人的忍：概念分析與實徵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0**，3-68。
- 李敏龍、楊國樞（2005）。忍的心理與行為。見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台北：遠流。
- 杜仲傑（1990）。大學生人際親密的評量與身心調適——親子、情人、異性朋友、同性朋友，四種角色的相關分析。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的碩士論文，未發表，台北。
- 邱皓政（2003）。結構方程模式：LISREL 的理論技術與應用。台北：雙葉書廊。
- Giddens, A.，周素鳳（譯）（2001）。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
- 張思嘉（2001）。婚姻早期的適應過程：新婚夫妻之質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6**，91-133。
- 張淑芳（2000）。自閉兒童家庭的壓力。**台東特教**，**11**，57-63。
- 曾文志（1996）。成年早期婚姻親密量表之編製及影響婚姻親密因素之探討。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發表，台北。
- 黃芳銘（2002）。結構方程式理論與應用。台北：五南。

- 黃俊英 (2002)。多變量分析 (第七版)。台北：中國經濟企業研究所。
- 黃曬莉 (2001)。身心違常：女性自我在父權結構網中的「迷」途。本土心理學研究，15，3-62。
- 黃曬莉 (2002)。孰可忍？孰不可忍？—現代化「批判」與本土化「堅忍」之間。見葉啟政 (主編)。從現代到本土—慶賀楊國樞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楊慧萍 (1998)。兒童之衝突性格、自我韌性、家庭因素與違反行為之相關研究。國民教育研究，2，135-165。
- Jamieson, L., 蔡明璋 (譯) (2001)。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台北：群學。
- 劉惠琴 (1993)。親密關係的衝突化解歷程。婦女與兩性學刊，4，243-259。
- 劉惠琴 (1996)。社會變遷中的夫妻衝突與影響歷程。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NSC85-2417-H-031-002-G6。
- 劉惠琴 (1999)。從辯證的歷程現象看夫妻衝突。本土心理學研究，11，153-202。
- 羅國英 (2000)。人際和諧與忍讓價值觀：從人際衝突看代間差異。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NSC-90-2413-H-031-006-SSS。

英文部分

- Booth, A., Johnson, D., & Edwards, J. N. (1983). Measuring marital instabi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2), 387-393.
- Chen, F. M., (陳富美) & Li, T. S. (利翠珊) (In review). Family stress, spouse's devotion, and couple's affection in marriage.
- Duvall, E. (1977). *Marriage and Family Development*. 5th e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Garmezy, N. (1991).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to adverse development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pover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4, 416-430.
- Kaplan, H. B. (1999).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definitions and models. In M. D. Glantz & J. R. Johnson (Eds.),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 (pp. 17-83). NY: Plenum.
- Kazak, A. (1986). Families with physically handicapped children: Social ecology and family system. *Family Process*, 25, 265-281.
- Van Lange, P. A. M., Rusbult, C. E., Drigotas, S. M., Arriaga, X. B., & Witcher, B. S. (1997).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6), 1373-1359.
- Lewis, R. A. & Spanier, B. G. (1979). Theorizing about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marriage.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the Family*, 1, 268-294.
- Li, T. S., (利翠珊) & Chen, F. M. (陳富美) (2002). Affection in marriage: A study of

- Marital En-qing and intimacy in Taiw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y*, 3(1), 37-59.
- Lorenz, F. O., Elder Jr., G.H., Bao, W., & Wickrama, K. A. S. (2000). After farming: emotional health trajectories of farm, nonfarm, and displaced farm couples. *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 65(1), 50-71.
- Luthar, S., Cicchetti, D., &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 543-562.
- Master A., & Coatsworth J.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i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2), 205-220.
- Mc Cubbin, H., & Mc Cubbin, M. (1988) Typologies of resilient families: Emerging roles of social class and ethnicity. *Family Relations*, 37, 247-254.
- McCubbin, H., Cauble, A., & Patterson, J. (Eds.)(1982). *Family stress,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Springfield, IL: CC. Thomas.
- McCubbin, H., McCubbin, M., Thompson, A., & Fromer, J. (Eds.) (1995). *Resiliency in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Vol. 1, pp. 3-48)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orling, B., & Fiske, S.(1999). Defining and measuring harmony contro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3, 379-414.
- Nisbett, R. (2003) .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New York: Free Press.
- Patterson, J. (1991). Family resilience to the challenge of a child's disability. *Pediatric Annals*, 20, 491-499.
- Patterson, J. M., & Garwick, A. W. (1994). Levels of meaning in family stress theory. *Family Process*, 33, 287-304.
- Patterson, J. M. (2002). Integrating family resilience and family stress theo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349-360.
- Radloff, L.S. (1977) .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385-401.
- Reedy, M. N., Birren, J. E., & Schaie, K. W. (1981)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satisfying love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adult life span. *Human Development*, 24, 52-66.
- Rutter, M. (1987).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 316-331.
- Sabbeth, B. F.,& Leventhal, J. M. (1984). Marital adjustment to Chronic Childhood illness: A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Pediatrics*, 73(6), 762-768.
- Schumm, W., Paff-Bergen, L., Hatch, R., Obiorah, F., Copeland, J., Meens, L., & Bugaighis, M. (1986) . Concurr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 381-387.
- Tarter, R. E., & Vanyukov, M. (1999). Re-visi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In M. D. Glantz & J. L. Johnson,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 (pp.85-100). New York: Plenum.

Walsh, F. (1998).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Weishaus, S., & Field, D. (1988). A half century of marriage: Continuity or chan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 763-774.

問卷實施程序

一、行前準備

1. 尋找受試者，受試者需符合以下條件：
 - (1) 居住地區：① 台北市
② 台北縣—板橋市、三重市、永和市、中和市、新莊市、新店市
 - (2) 年齡限制：① 25-34 歲 ② 35-49 歲 ③ 50-64 歲
 - (3) 以「**夫妻**」為單位，先生和太太都需要各填答一份問卷，才完成。
PS：每一單位的施測人數以不超過 15 對夫妻 為準。
 - (4) 施測費用的計算，以「一對夫妻」計算，每完成「一對夫妻」問卷以\$60 計算，於問卷回收後交給研究助理時請領。
2. 向研究助理簽領問卷、信封、禮物份數及施測紀錄表，填寫「訪員簽收表」，並請先檢查問卷是否完整（共 9 頁，雙面印刷）、數量是否相符。
3. 出發前的小叮嚀：
 - (1) 檢查問卷數、信封數及禮物組數是否一致
 - (2) 請記得帶本程序單及施測紀錄表
 - (3) 請別忘了帶著愉快的心情去施測

二、問卷發送注意事項

1. 請記得告知受訪者：問卷內容只供學術用途，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對外公開，請放心填答。
2. 請受試夫妻作答時，儘量不要交談。
3. 若受試對題目有疑問，請記下題號及受試的疑問，不必刻意解釋，並告知該題可依直覺作答。
4. 聯絡人請填寫施測紀錄表

三、問卷回收

1. 受試者問卷填答後，請受試者將其問卷直接放入信封內封口。
2. 詢問受試者：對問卷有無任何疑問或題意不清的地方或其他建議事項，請反映給研究者或研究助理。
3. **夫妻二人皆填答達完成後**，謝謝受試夫妻的配合及協助，並贈送小禮物一組。
4. 一組禮物的組合：(各種禮物數量有限，以實物為準)
 - (1) 「太空瓶*1+玩具球*1」
 - (2) 「太空瓶*1+玩具車*1」
 - (3) 「太空瓶*2」
 - (4) 「玩具球*2」
5. 將施測記錄表連同問卷交回給研究助理後，填寫「訪員簽收表」及請領施測費用(請記得帶印章)。

PS：若有任何問題，請撥電話 2905-3602；0930-779423 與研究助理黃筱君聯絡。

施測記錄

訪員：

[illegible]

聯絡人：

「華人婚姻韌性的形成與變化：理論之修正與檢驗」問卷填答 禮物簽收表			

訪員簽收表

聯絡人	領取日期	領取問卷對數	領取禮物對數	回收問卷份數						給付金額 (每份\$60-)	待回收收數		簽收		
				次數	日期	台北縣工商			台北市			問卷對數		禮物對數	
						25-34	35-49	50-64	25-34		35-49				50-64
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1											
				2											
				3											
				4											
				5											
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1											
				2											
				3											
				4											
				5											
姓名: 地址: 聯絡電話:				1											
				2											
				3											
				4											
				5											